

【齐风鲁韵】

谁持彩带泉中舞

——几尾游进济南历史的鱼

□程兆强

泉水里养鱼,是济南古早的习俗。习俗源于何时,未见相关记载。近日去赏泉,看泉中锦鲤优哉游哉,招人喜爱,复想起这个话题。游玩归来,查找资料,想从中寻到解答。

济南泉水多,泉水又好,天下数得着,稍有遗憾,不盛产足以夸耀的鱼。说起来,泉里也有鱼,成群结队,嬉戏追逐的锦鲤,是人们放养的观赏鱼;细窄如梭的小鲢鱼,永远长不大的小鲫鱼,以及钉头针尖大小、通体透明的小虾,虽是泉水所产,却个头小,没特色,不出彩,与泉水盛名不匹配。当然,人们知道原因,泉水过于洁净,不利于鱼生长。常言道“水清无鱼”,泉水清纯,没纤毫浊水污泥,无淤积,是活水,日流日新,缺少鱼生长的有利环境。小鱼虾能在此生长,靠泉水富含的矿物质和水底碧绿水草。泉水清澈,没鱼可观赏,为弥补缺憾,人们放养了观赏鱼,美上添美,锦上添花,供游人欣赏。

泉水里养鱼,珍珠泉当为第一家,鱼也极有名。

珍珠泉大院曾是一方禁地,抚台衙门在此,长期不对外开放。珍珠泉大院有700多年历史,最早是金末元初“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部都元帅”“知济南府事”“济南公”张荣的私人府邸,俗称“张舍人园子”。明宪宗成化二年(1466)德王朱见潞由德州移藩济南,在此修建王府,即后来的德王府,有五德王在此居住。清康熙五年(1666),山东巡抚周有德在德王府旧址修建巡抚衙门,先后有110位巡抚在此办公。

珍珠泉大院规模恢弘。张荣兴建府邸时,圈占珍珠泉等八处名泉及周边大片园林土地,大兴土木,建亭台楼阁,植花草树木,历经三代经营,成为一处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宅院。按照江南园林传统,宅院里除亭台楼阁、花草树木,“假山堆石、山中见水、水中有鱼”元素亦必不可少。珍珠泉及周边诸泉泉水丰沛,具备得天独厚条件,“水中有鱼”极易做到。有资料称,府邸里濯缨湖(北魏时称流杯池,元代称濯缨湖,现称王府池子,由濯缨泉等几处泉汇流而成)“广约数亩”“养鱼无数”。由此可推断,张荣的私家府邸,应是济南泉水养鱼开端,在众泉之首的珍珠泉里养鱼,亦不在话下。当时养的什么鱼,不难找答案,依照泉池特性和当时风俗,是鲤鱼——黑鲤鱼和红鲤鱼。

鲤鱼因鳞片上有“十”字纹理

得名,除了是美食,还被赋予许多美好寓意,有“鲤鱼兆吉”之说,在中国鱼文化里地位极高。年画“年年有余(鱼)”“吉庆有余(鱼)”“鲤鱼跳龙门”及俗语“无鱼不成席”说的都是鲤鱼。鲤鱼作为观赏鱼,其历史悠久。如果说范蠡《陶朱公养鱼经》养鱼是为了营利,欧阳修《养鱼记》养鱼则多半为观赏。唐朝时,鲤鱼因“鲤”与皇姓“李”谐音,虽身价倍增,但避讳“李”,规定不能食鲤,鲤鱼多成为观赏鱼。

张荣建造府邸时是元朝,这时作为观赏鱼的鲤鱼发生了变化,因黑鲤鱼的变异现象,人们由此培育出了红鲤鱼。也可这样说,当时珍珠泉大院,无论濯缨湖还是珍珠泉,养的鱼不单是黑鲤鱼,还有观赏鱼新宠红鲤鱼。自这以后,珍珠泉大院尽管经历多次朝代更迭,修葺改造,泉里养鱼一直是黑鲤鱼和红鲤鱼。清康熙皇帝三次驾临济南,驻蹕巡抚院署,写有诗作《观珍珠泉》,其中“偶与诸臣闲依槛,堪同鱼藻入诗篇”中的鱼,是黑鲤鱼、红鲤鱼;1930年代,倪锡英《济南》中的珍珠泉“池里养着几十条红鲤鱼”。除珍珠泉的鱼有名,醴泉中也养过一条有名的大鲤鱼。传说鱼身长三尺多,鱼腰碗口粗,鳃上挂着一个铁环,是养鱼人做的标记。“醴泉居”酱园建店时,把醴泉圈进了院内,并以“醴泉”为店名,泉中大鱼做商标。当年醴泉居酱园人往来,熙攘的人群中除了买酱菜的顾客,就是来赏鱼的市民。

趵突泉是济南泉水之冠,但它置身泺源门外,又长期被“市集”包围,与深藏官府的珍珠泉比起来,可说是一处“市井之泉”“平民之泉”。趵突泉里养鱼的文字记载极少,帝王将相、士绅名流的题诗作赋里不见鱼的踪影;倪锡英《济南》中的趵突泉,老舍先生《趵突泉的欣赏》中,还有《老残游记》中,也没有趵突泉中鱼的记述。因此说,趵突泉里养鱼是近代的事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去趵突泉,泉里养的是红鲤鱼。

济南泉水里养锦鲤是近些年的事。虽然说唐朝陆龟蒙《奉酬袁美苦雨》中有“层云愁天低,久雨倚槛冷。丝禽藏荷香,锦鲤绕岛影”诗句,但它与现在的锦鲤不同。

现在济南,无论是趵突泉、五龙潭、珍珠泉、黑虎泉,还是诸泉汇流成的百花洲、大明湖,都能看到色彩斑斓的锦鲤。清澈的泉水里,锦鲤如宝石流动,似锦绣舞动,实为光与亮、色与彩的完美组合,让来自天南海北的游人,心醉神迷,流连忘返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柱影新村人画来

□冯连伟

晨雾如轻纱漫过柱子山的轮廓时,西后柱子村便在清脆鸟鸣与袅袅炊烟中缓缓苏醒。这尊矗立在费县梁邱镇西南的石灰岩山峰,海拔四百二十六米,如一尊擎天石柱,静默守望这片土地,也见证着一个村庄从迁徙流离到安稳安居、从贫瘠困顿到丰盛富足的岁月轮回。清光绪《费县志》中记载的“冠石山”,如今仍以“柱子山”的名号深印在村民心底,山脚下的村落因它得名,也借它沉淀了移民迁徙的绵长乡愁,镌刻下政策春风里的蝶变新生。

走进费县梁邱镇西后柱子村,一幅美丽乡村的图景映入眼帘:环湖路平坦干净,农家庭院整洁有序,就地取材用当地页岩石片制成的农耕墙绘主题鲜明……一幅“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的山水田园画卷,正在西后柱子村徐徐展开。

谈及村庄的根脉,许家崖水库的修建是绕不开的节点。西后柱子村的“兵支书”马启伟告诉我,1958年,许家崖水库修建时,为响应水利建设的号召,世代栖居在山坳深处的村民,揣着对故土的万般眷恋,挥别祖辈耕耘数代的土地,迁往这片紧邻柱子山的新址。柱子山,又名“柱子崮”。清代《康熙费县志·卷之一·地理志》记载:“柱子崮:县南四十里,周围悬崖数丈,峭削如柱。”柱子山曾是农民起义军和八路军抗击敌人的战场。

初来乍到的日子,是一段浸着苦涩的记忆:土坯房依山而建,错落无序,狭窄的土路在雨天泥泞湿滑、寸步难行,傍晚时分,全村仅有几盏昏黄的煤油灯在夜色中摇曳,饮水要靠肩挑手提往返于山涧。那时的柱子山,也似蒙着一层落寞,裸露的石灰岩山坡上,唯有杂草与碎石相伴,山脚下的梯田里,村民们全凭天公作美,一年到头的辛劳耕作,换来的收成仅够勉强糊口。

山有灵韵,水知人意,政策的暖阳终究穿透了山坳的沉寂。随着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落地生根,西后柱子村迎来了改写命运的重大契机。这并非一蹴而就的蜕变,而是如柱子山的岩层般,层层积淀、步步打磨,渐次焕发出新生的模样。最先焕新的是脚下的通途,曾经坑洼不平、尘土飞扬的土路,在机械的轰鸣声中被拓宽、硬化,黝黑的柏油路面

如丝带般蜿蜒,穿梭在村庄与山野之间,一头连着231省道,一头系着村民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与期盼。

“以前去镇上卖些山货,得赶驴车晃悠大半天,遇上雨天更是狼狈不堪,现在开上三轮车二十分钟就到,再也不怕溅一身泥了。”村里的老人坐在文化广场的长椅上,望着往来穿梭的车辆,语气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感慨。

道路通,则百业兴。一花引得百花开,三五结对的创客不断来村里考察投资,将村内闲置的农家宅院改造成民宿,成了网红打卡地。环湖路骑行赛、乡村音乐节、年货大集等特色文旅活动形成了“民宿+旅游+农产品销售”的农旅融合模式,老百姓足不出户在自家门口就把自己的板栗、花生、脆枣换成了真金白银。

柱子山也焕发了全新生机,如今已然成为村庄的生态名片与致富源泉。在山脚下的梯田里,村民们因地制宜,种下了成片的红丹脆枣。枣树依山傍水而生,汲取着充足的光照与独特的土壤养分,结出的果实果核极小、肉质脆甜,早已通过有机产品质量认证,成为村民手中实打实的“甜蜜增收果”。每到丰收时节,村民们背着竹筐上山采摘,清脆的采摘声与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,漫过山坡、飘向远方。这些饱含柱子山灵气的枣子,通过电商物流销往全国各地,让这份独有的山野滋味传遍四方。登顶柱子山远眺,西后柱子村的全景尽收眼底。村庄依偎在柱子山的怀抱中,错落有致的民居与碧波荡漾的徐家崖水库遥相呼应,硬化的村道如银带缠绕山间,田间的枣树与漫山的绿树相映成趣,构成了一幅山水相依、动静相宜的绝美画卷。如今,这里成为吸引游客探寻溯源的文化符号,为村庄的乡村旅游发展埋下了充满希望的伏笔。

柱子山的岩石,镌刻着村庄的过往沧桑;山间的清风,吹拂着新村的蓬勃希望。西后柱子村用数十年的时光,书写了一段属于移民村落的温暖传奇。暮色渐浓,夕阳为柱子山镀上一层暖金,轮廓愈发清晰挺拔。村里的炊烟与山间的雾气轻轻交织,温柔地笼罩着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。路灯次第亮起,广场上的音乐再度响起,孩子们的嬉笑打闹声,老人们的闲谈家常声、商贩的吆喝声,交织成最动人的乡村夜曲。西后柱子村的故事,还在时光里继续书写。



编辑:向平 美编:陈明丽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出行、等候服务时秩序排队 守序不插队, 为文明社会出一份力



齐鲁晚报